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手  
記  
本

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  
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  
引約為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高祖崩遣約  
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  
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  
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光祿大夫及帝在東都令  
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哭為憲  
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  
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



憂瘁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素叔祖穆字紹叔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弟寬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謚曰靜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鬣就學日誦千言見者竒之九歲父丁憂篤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

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為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軍功進爵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為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嗣儉弟寬列在周史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父綽魏度支尚書周史有傳

威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襲爵美陽縣公  
仕郡功曹周革命大冢宰宇文護甚敬禮之以其女新  
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乃逃入山中為叔父  
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周武親總萬  
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  
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  
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  
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

為丞相高頴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與  
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適歸田里高頴請追之  
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耳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  
保追贈其父為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  
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獻文皇后對觴召威及  
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  
年朕為之憂薄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險虜與公等  
固之以觀時變公等以為如何威進曰昔周文脩德旋  
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臣願陛下恢崇德度

通志卷之三十三 四十八  
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  
阻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西魏時  
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嘆曰今者所  
為正如張弓非平世之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  
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  
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時見官中以銀為幞鈎  
者因盛陳前世節儉之美以為風諭帝為之改容由是  
雕飾舊物悉令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  
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

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之曰公能如是  
吾復何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  
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侍書侍御史梁毗  
劾威身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上曰蘇威  
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逼之顧謂威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  
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  
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寡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  
逢亂世當為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為人主見重如此

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以  
威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  
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  
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國  
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踏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  
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  
書左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勅勉諭殷勤未  
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  
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尋令持節巡撫江

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以來  
刑法䟽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  
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  
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  
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  
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鬻縣令啗其肉於  
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  
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  
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

所持於是夔安各爲一議使百寮著其所同朝廷多附  
威同夔者十八九安恚曰吾席間幽文四十餘年反爲  
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  
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  
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第  
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徽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  
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  
參軍上令蜀王秀乃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皆驗上  
取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惧免冠頓首

上曰謝已晚矣遂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  
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悞  
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  
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石  
比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  
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  
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求侍疾詔威留守京師及  
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  
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

高頴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  
脩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  
餘復爲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  
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  
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  
夫賜爵侯尋進爵爲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  
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  
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之曰此小兒聰明  
得不爲患邪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宏

威粗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  
役不息百姓思辭微欲以此諷帝帝不悟從還至涿郡  
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保爲副威子鴻臚少  
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  
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  
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諧朕躬守文奉法  
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  
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變台階具瞻斯允雖



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  
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鴈  
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  
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  
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曰今  
者盜賊不止士馬疲弊願陛下還京深根固本爲社稷  
之計帝初然之後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  
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  
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

殿柱帝呼威問之威對曰臣非取司不知多少但恐其  
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榮  
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  
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  
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  
旨令白衣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  
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  
黨好爲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  
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曾臆而威不以開

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威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柱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虞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秦王平王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

數之曰公隋室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相勞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唐高祖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二歲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爲無大臣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字伯尼少聰

敏有口辯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  
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  
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鐘律  
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  
家太子通事舍人揚素甚竒之素每戲威曰揚素無兒  
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  
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職數年  
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牧  
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有

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正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  
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歷方即燕  
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  
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  
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  
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  
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  
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巡  
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虎圈

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韓禽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至都督中州刺史自有傳禽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集後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周武帝伐齊禽虎說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高祖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蘭摩訶等共為聲援

類江北前後入界禽虎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有潛吞江南之志以禽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虎為先鋒禽虎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上其狀高祖大悅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禽虎合軍陳主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禽虎將至衆懼而潰陳將任蠻奴為

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虎禽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  
門陳人欲戰蠻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  
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  
晉王曰此二公者有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  
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  
太平之業平定江表乃二人之力也天下盛事何用過  
此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禽虎弼曰中國威於萬里宣  
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  
清專是公之力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迭聽

奇

歲乃

弼弼與禽

戰

弼擒其騎將震之歲

弼弼陳國轄禽

不交弼豈臣之比禽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

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死傷甚  
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  
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門  
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  
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虎放縱

士卒滌汙陳宮坐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大軍之始出也上勅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內築五塚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已上武職領兵都督已上及諸考使以射之先是江東有謠曰黃班青驄馬發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

禽

之際又乘青驄

與謠相應

方悟

突厥也胡

國天子者禽虎更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禽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云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禽虎子弟欲捷之禽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個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爲將每先登玄感敗爲吏所拘

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殺以酣  
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  
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禽虎母弟僧  
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  
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迴以功授大將軍封昌  
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虎為廬州總管朝廷  
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  
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鷄頭山後坐事免數歲  
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揚

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封新  
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  
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豫  
焉坐除名尋復本位卒於京師有子孝基僧壽弟洪字  
叔明少驍勇善騎射旅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  
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迴加上開府封甘棠縣  
侯及高祖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  
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虎在圍中衆皆  
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歎伏焉王

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蔚州刺史轉廉州時  
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  
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  
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  
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  
雨洪僞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  
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  
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  
然傷之改葬骸骨命五部沙門爲設齋供拜洪隴西太  
守未幾珠崖人五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  
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  
還師未幾旋遇疾卒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也父敦周中州刺史

將軍自有傳弼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  
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  
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  
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高祖  
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及高祖受禪陰有平江



南志訪可任者高頴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酌酒而誓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上天長江鑿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

士馬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遂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之不覺乃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崗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貞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虎已執陳主叔寶弼至

乃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忿恨不獲叔寶功在韓禽虎之後於是與禽虎相詬挺刃而出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故違軍令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座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叔

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其高弊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

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尅其七臣奉勅兵以  
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  
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  
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  
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萬榮  
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數婢妾曳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  
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  
免官弼怨望逾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與高頴楊

素為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  
弼曰頴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  
語公卿奏弼怨望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自可求  
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即禽陳叔寶  
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  
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酬賞今還  
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為民  
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遂不復任使然宴賜遇之甚  
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譙王公弼為五言詩詞意

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  
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  
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  
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  
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  
良弓藏邪頴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  
語頴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頴皇太  
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  
味脉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

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  
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呪曰臣若赤誠  
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  
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  
嘗謂弼曰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將其間  
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鬪將非  
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  
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即位尤被  
踈忌大業三年從駕北伐廻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

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高  
頴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告竟坐誅時年六十四  
妻子為官奴婢群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  
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弼叔父誼性剛  
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洛陽  
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  
州總管及兄敷以讒毀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  
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侯將軍海陵郡  
公後以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

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表  
乞骸骨卒於家子舉襲爵

李穆字顯慶自云其先隴西成紀人漢都尉陵之後兄  
賢周太師遠柱國大將軍皆列在周史穆少明敏有度  
量周文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信遇穆亦小心謹肅未  
嘗懈怠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  
黨史歸據原州猶為悅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  
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  
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

沙苑之捷穆言於周文曰高歡今日喪膽矣請速逐之  
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爲公邙山之戰周文  
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下馬  
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  
住此敵人見而輕侮之不疑是貴人遂捨之而過穆以  
馬授周文遂與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  
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眄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  
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  
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嘆其忠節

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爲報爲  
特賜以鐵券恕其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周文其後廐內有驄馬  
盡以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爲郡君自  
餘姊妹皆爲縣君兄弟子姪及總麻已上親并舅氏皆  
沾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玉壁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  
州刺史大僕卿從于謹破江陵以功別封一子長城縣  
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又擊曲沔蠻破之俄授  
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同三司以兄賢子爲高平郡

守遠子爲高平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深懼滿盈固辭不受周文不許後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孝閔踐阼又封一子爲升遷縣伯穆請廻授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柰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浙州刺史基當從坐戮穆請以子惇怡等代基之命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義之而兩釋焉明帝即位拜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奉詔築通洛城進爵申國公舊爵廻授一子尋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郭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諸鎮建德初遷太保尋出爲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靖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及高

祖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初穆  
子士榮以穆所居皆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迥穆曰周  
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天乎乃遣使謁  
高祖并奉十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  
子誼爲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迥令其署行臺韓長業  
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  
討獲子勝高祖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  
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  
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榮爲榮國公穆

尋以天命有密表勸進高祖曰受禪詔曰公既舊德  
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  
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  
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  
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  
骸詔曰公既耆年筋力難煩今勅所司敬蠲朝集若有  
大事須共謀議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  
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移都之  
便上素嫌臺城制度窄小又宮內多鬼妖蘇威嘗勸遷



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感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  
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  
餘下詔美之且曰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  
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  
吾荷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故無所恨但不得陪玉  
輦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所在斯乎詔遣黃  
門侍郎監護喪事賜儀甚厚贈使持節十州諸軍事冀  
州刺史謚曰明陽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  
僚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齋哀冊文祭以太牢長子

惇字士獻周文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公游處惇於鬱  
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遊方服珍翫竒無不班賜封安樂  
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  
子筠襲祖爵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雅  
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總管開皇  
初進爵爲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  
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  
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雄弟渾仁壽初忽怒其  
叔父筠悞嗇陰遣兄子善衡賊弒之求盜不獲高祖大

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證瞿曇  
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高祖議立後邛公蘇威奏筠不  
軌宜絕其封帝不許乃以渾為嗣渾字金才穆第十子  
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為周左侍上士尉遲迴反於  
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迴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  
心穆遂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安  
天下高祖大悅又遣渚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適遇平  
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受象城府  
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蕃渚以本官領親信從往揚州及

筠卒高祖讀立嗣渚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  
宇文述曰若得龍衣封當分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利  
之為言於皇太子太子為之表奏乃襲申國公以奉穆  
嗣大業六年追改封穆為邛公渚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  
夫九年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渚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  
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  
之因醉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  
忘渚聞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  
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盡誅海內姓李

者述知之言於帝曰伽陀之言信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身總禁兵不宜如此帝曰卿可覓其事述乃遣虎賁郎將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祇識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授百姓此亦天亡情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一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

姪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二十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穆兄子詢字孝詢賢之子也深沈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

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請重臣監護高祖令高頴監軍與頴同心唯詢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位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元方嗣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筭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竒之起家州主簿非

其好也辭不就朕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丞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氏平齊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尋改封廣宗縣公高祖為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迥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

柱國開皇二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讐其威略爭來內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欲降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汝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沒於陳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口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

歌舞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初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謹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函金

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  
宴賞賜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  
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殮與  
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  
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  
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  
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洪敏由是大  
懼數與從叔渾又從弟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  
奏之竟與渾同誅事列於前其妻宇文氏尋亦賜鴆死

終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東雍州刺史周  
史有傳睿少沈敏有行檢周文時以功臣子養宮中復  
命與諸子游處同師共美其甚懼七歲襲爵廣平郡  
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  
州刺史周閔帝踐阼徵為御伯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  
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父  
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  
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數州刺史涼

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  
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州而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  
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  
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  
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  
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  
奮擊大破之鼓行而進謙將敷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  
並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甚等以盛兵攻利  
州聞睿將至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劍閣

大將軍宇文曼指巴西大將軍趙

入嘉陵遣張

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志等分道攻甚自午  
及申破之甚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甚乙弗虔  
守城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破之謙將入城甚  
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千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  
斬謙于市劔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  
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戶睿時威振  
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  
南寧州漢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

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  
井犀角晉泰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南  
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造  
遠略土人爨瓚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  
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  
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夷獠既訖即請  
畧定南寧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  
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用睿之策也睿威惠  
兼著民夷悅服聲望愈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

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情當達事機故  
睿密表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待之甚隆睿復上平陳  
之策詔嘉之睿時見突厥方彊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  
上深嘉歎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  
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召還京師及引見上爲之興命  
睿升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  
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世上賜以板輿每有朝  
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大盛  
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勲簿多不以實



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  
多獲罪睿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  
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子洋嗣歷位高徐二州刺史虎  
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睿封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長孫覽字休因其先代人也祖承業魏太師上黨王父  
紹遠周贈柱國大將軍俱有傳覽性雄雅有器度喜愠  
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鐘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  
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  
公即位是爲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

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矚目帝每嘉  
歎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  
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  
位柱國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遷大司徒  
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  
將有事於江南徵覽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  
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  
豐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乃還上嘗命覽與安德  
王揚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

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後授涇州刺史所至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二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覽從子熾字仲光父兕仕魏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襲爵平原侯公熾性敏慧美姿容頗

涉群書兼長武藝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高祖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

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字季晟  
性通敏累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  
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仕  
周爲司衛上士未知名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  
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  
之名將豈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  
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力以充使  
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帳  
前後使人數十輩多爲攝圖所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

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回而以箭與之  
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鷗相攫遂一發而雙  
貫焉攝圖嘉之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  
學彈射其弟虬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焉爲攝圖所  
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以相託晟每與之遊獵因察山  
川形勢部衆彊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  
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  
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  
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

立由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  
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以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  
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彊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  
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  
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  
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  
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曰爲  
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  
惟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

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還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  
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  
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  
與詔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如指諸掌上  
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諸玷厥  
賜以狼頭纛繡繆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  
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  
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  
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

偏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欲襲其牙攝圖乃懼退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辰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不而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結為強此萬全之

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和阿波納之回留塞上後使人隋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

女婿柰何無禮不拜婦公乎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  
婦公乃拜受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將車騎  
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  
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  
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  
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身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  
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  
非負國家因其因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  
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

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民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  
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  
乃不脩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  
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  
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  
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  
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  
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泣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  
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

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  
威靈玷厥淡干必又受其徵發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  
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  
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  
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  
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  
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掠染  
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  
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

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  
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弟盡見  
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  
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  
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  
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  
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  
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  
大逼舉四烽被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

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  
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  
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  
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  
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  
干爲意彌豆啓民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二十  
二人分爲兩朋啓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  
賜射願入其明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民之朋竟勝  
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

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  
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  
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旣衆雖在城內猶被雍閭抄  
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  
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  
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  
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  
必來降附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  
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民爲秦州行軍總管



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懽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仁壽元年晟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

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上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之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石事畢入朝遇高祖崩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爲相

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  
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  
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  
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  
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  
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  
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  
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國家法天子  
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  
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邊鄙人不知  
法耳賴將軍教導之遂拔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  
部落爭做勸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  
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  
益喜焉後除淮南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  
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  
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  
憂毀瘠為朝士所稱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

公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  
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  
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  
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列傳第七十

通志一百六十一

